

关明 著

本报记者

作家出版社

THE REPOR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报记者/关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063 - 7172 - 8

I. ①本…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557 号

本报记者

作 者: 关 明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牡丹平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172 - 8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关 明

高级记者，山西霍州人。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太原机械学院。曾任山西客车总厂工程师、《太原日报》记者、《工人日报》山西记者站站长、记者部主任、发行处处长，现任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副主席。曾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山西省劳动模范等称号，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奖项。经历可概括为“学工（科）而从文，因文而事工（会）”。

常言站在成吉思汗的塑像下面，顺着他老人家
的目光从路口遥望这处的青山大漠，仿佛
看到一群鲜衣怒马的王公贵族，抬着一棵挖空
了的大树埋进深坑。大树里躺着他们的大汗，
他们的英雄。深坑被填平，一声凄利的长号响
过，望不到头的蒙古骑兵呼啸而来。万马踏过
之后，刚才的墓成了无痕迹。没有墓碑，没有
墓志，只有刚在墓前被杀掉的幼子的一匹母骆驼
低头悲鸣。第二年，大汗的子孙的前来祭奠时
这匹骆驼就是他们的向导。

常言想起了那天采访的矿工辛孟贵，虽然
觉得，辛孟贵就是那匹母骆驼，能够用生命找
到弟弟的气息。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5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3
第十章·····	101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19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33
第十五章·····	141
第十六章·····	151
第十七章·····	157
第十八章·····	165
第十九章·····	171
第二十章·····	179

第二十一章·····	191
第二十二章·····	197
第二十三章·····	205
第二十四章·····	211
第二十五章·····	223
第二十六章·····	229
第二十七章·····	233
第二十八章·····	243
第二十九章·····	251
第三十章·····	257
第三十一章·····	265
第三十二章·····	275
第三十三章·····	283
第三十四章·····	287
第三十五章·····	297
第三十六章·····	305

第一章

“该结束了，就在今天。”

矿工辛孟贵留恋地看了一眼井口的阳光，回过头，决绝地向井下走去。

这将是最后一次下井，而且，再也不会上来了。

走在巷道里，他再一次设计着自己的结局：工作面出现哑炮——他去排险——炮响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以他的技术，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以这家煤矿的管理，不会有人能看出破绽。

只有这样，煤矿才会赔钱，弟弟辛孟林才会有一笔钱去上大学，父亲才会有一笔钱看病，母亲才会有一笔钱养老。弟弟很聪明，应该去上大学，而不是像他这样在井下挖煤。

这个寒假，辛孟林坚决要求跟着他下井，挣钱补贴家用。矿上也没什么管理，和工头说一声就来了。下井也不要培训，挖一天煤，发一天工钱。钱不算多，但好过在家种地，他俩一天的收入，刚够父亲的医药费。他看着弟弟瘦小的身板，数次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弟弟去过和他一样的生活。

矿区道边捡到的一张旧报纸启发了他。那张《发展道路报》显然是用来包过什么东西，透过油污看到上面写着，朔方省最近出台新的煤矿井下伤亡赔偿规定，大幅度提高了煤矿事故中矿工死亡补偿标准，从过去的二十万元，提到了不低于四十万元。对辛孟贵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以他的打工收入，两辈子也挣不来。

前提是，他要死掉才行。

他想着自己死后，会像煤块那样被挖出来，弟弟会哭，父母会伤心，但这些都不重要了。老板会惊慌一阵子，也许不会。煤矿肯定还会继续生产，还会有别的人和他一样来井下挖煤。那些掺着他血肉的煤炭，会被卖到焦化厂、炼钢厂、发电厂，最后变成一沓沓的票子。其中有一部分，会作为一条命的赔偿，交到他的家里。以后，这笔钱又会被交到医院、交到学校，还有一小部分，变成自己的墓碑。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动物园的老虎或熊，活着的时候也就是只动物，只有死掉以后，虎骨虎皮熊胆熊掌啥的才会变得值钱。

他知道，像这样的事故，煤矿是绝对不会上报的，如果私下解决，赔偿还会更高。现在国家对煤矿事故抓得很紧，省里有规定，哪家煤矿发生死亡事故，一律先停产后整顿。停产一天的损失，比起赔偿金额大得多了。所以现在矿上的老板精得很，如果不是实在瞒不住，一般都选择私了。在矿上与他同班的工友，来自江南省的马松，上个月被冒顶砸了脑袋，当时就不行了。事后矿上把他抬出巷道搬到路边，摆了辆摩托车伪造了个交通事故的现场。家属也被摆平了，得了一大笔钱，再没有声张。

辛孟贵知道，那赔偿肯定是一笔大钱，因为他帮着抬尸体，事后得到了一千元，条件是闭上嘴，把这事烂在心里，对谁都不能说。

辛孟贵对得起这笔钱，他确实对谁都没有讲。而且，过了今天，更不会对任何人说了，永远的。

到工作面去，记着叮嘱弟弟要好好念书，他功课好，一定能考上大学。将来当个干部，这样就没有人欺负他们一家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为生病住院的费用发愁。只能让他替自己孝敬爹娘了，医生说过，老爹的病是治不好的，肺里都被煤灰填满了，就像一团黑心棉。但是活一天就要尽孝一天，该花的钱还是要花。辛孟贵胡思乱想着，尽管早已多次设计过结局，但想到自己要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还是有些犹豫。

他想起村头庙里的老和尚说过，佛是反对自杀的，自杀的人会堕入六道轮回，永世不得超生。

村里传洋教的四婶也说，主是不赞成自杀的，天主把生命委托给我们，我们只是生命的管理员，我们不得处置生命。

唉，顾不了那么多了，神不给我发工钱，也不管我爹治病和我弟弟上学。随

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总归那边的日子不会比这边更差。要不然为什么只看见这边的人活不下去自杀了到那边去，却从不曾见过那头的人死不下去活过这边来？

一阵风吹来，辛孟贵感到浑身的力气正一丝丝从自己身上随风抽去。今年入冬以来，他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身体的一部分似乎正慢慢地变成石头。

尘肺病，肯定是那个尘肺病，和父亲一样。自己的判断不会错的，因为村里和他同时进矿上打工的，好几个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两个月前，在井下拉煤的那头驴子突然倒下，再也起不来了，就死在巷道里。南川的几个矿工想吃肉，拿了刀去割，刀划在驴肺上，硬邦邦的像是划过石头。那顿肉最终没吃成，后来他们几个在山沟里挖了个坑把驴埋了。

他不明白的是，近些年来这病犯起来似乎越来越凶了，父亲下井挖煤三十年，干不动以后查出患了尘肺病，而自己下井不过七八年，就已出现了同样的病症。照这个发展速度估计，如果让弟弟孟林下井，恐怕不会超过三年。

他为这事，不知道找过多少次政府，卫生局、煤炭局、安监局……可是他们不是从这个局推到那个局，就是把他推回矿上。而矿主根本不搭理他，说是原来的煤矿破产了，如今的煤矿改制了——可是煤矿分明还是同一家煤矿，井口也还是同一个井口。有两次找得急了，矿上的保安还把他拉出去打了一顿。矿主的心，比那驴肝肺还硬。

想到这儿他再一次觉得，自己设计的死亡，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从病症看，自己现在已经是半死的人了，这半条命如果继续活下去，只能像父亲一样整天抱个氧气罐，躺不下又坐不起来，一口一口地捋气。还得拖累全家，城里的医生早就说了，这病是没法治的，不管怎么治，最后的结果都是被活活憋死。

如果活着，也就是那头驴的下场；如果死了，就是一条人命的价值。如果不死，自己就是家里的负担；如果死了，就是家里的救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改变全家的命运。

值，真的值，绝对值。

“什么矿井，快变成他娘的水井了。”辛孟贵一不留神踩进了一个水坑里。

他拔出脚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向工作面深处走去。深一脚浅一脚的，雨靴在泥水中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巷道壁上的水，像出汗一样渗出来。队上的技

术员说，挖一吨煤要出两吨半水，看样子，恐怕还不止。

“我们家那块地方，挖地十丈也打不出一口井来，可是在这里，却白白抽出来流到沟里！”辛孟贵皱紧了眉头，也许正是因为这里的水流得多了，家乡那边才缺水吧。水这么流着是有些可惜，但是很快，就将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耳边传来“轰隆”一声闷响，脚下一阵抖动。“那帮不要命的家伙，装药量也太大了。”辛孟贵小声地骂了一句。旁边“二号坑口”那伙南川包工队，挖起煤来像老鼠打洞，根本不看图纸，甚至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图纸。今年已经和这边贯通两回了。

不管那些，眼下要紧的是赶紧到工作面去，和辛孟林换班。

隐约地，辛孟贵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头——怎么刚才从背后吹来的风，现在却迎面吹来？

风流乱了，怕是要出事。他正这么想着，就听见巷道深处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夹着尖厉的啸叫，就像是火车拉着汽笛开过来。迎面跑过来一个人，跌跌撞撞地一边跑一边冲他喊：

“——透水啦！快跑！”

辛孟贵等他跑到面前一把拉住，认出是队上的辛永顺，就问：“怎么回事？”

“工作面和老窑打通啦！”

“我弟弟还在那里！”

辛孟贵说着就要向里面冲，辛永顺死死拉住他的衣服：

“——快向外跑，全完啦！”

几句话的工夫，巷道里的水就漫过了辛孟贵的胸口。他惊奇地发现，一节笨重的矿车居然在水里晃晃悠悠地漂了过来。没有来得及多想，他连滚带爬地翻进矿车里面，伸手去拉外面的辛永顺，才发现不见了踪影。

矿车被污浊的水流冲击着，在巷道侧壁和顶板上撞来撞去，四周的锚杆、电机、线缆等杂物，就像胃里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在矿井呕吐般的咆哮中被冲出井口，抛进了一条深深的沟中。

辛孟贵从沟里爬起来，不顾满身伤痛，没命地向井口奔去，口中语无伦次地喊着：“孟林，孟林！你在哪里？孟林……你不能死，该死的是我呀！”

第二章

平梁县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至少3人死亡，36人获救，众多疑团待解

本报讯（记者常言）本月4日16时左右，朔方省平梁县仁义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至少3名以上矿工死亡，6名矿工受伤。

据当地安监部门介绍，事故发生时，该煤矿有40名矿工在井下作业。事故原因初步判断为打通附近的小窑老空水所致。事故发生后，朔方省和西州市有关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抢险，多支矿山救护队参与了救援。救援人员经过72小时抢排积水，救出被困井下的36名矿工。这次救援，是该市煤矿救援史上救出被困人员最多的一次。

但是在救援成功的背后，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本次事故在发生8小时后才上报安监部门，比规定的时间晚了6小时。另外，事发矿井地质资料混乱残缺，疑被有意损毁。在报告中，井下当班人数也是经过了三次变动才最后确定。据了解，该矿在生产中长期存在着以掘代探、以探代采、以包代管的问题。

这是平梁县今年以来第二起煤矿事故。发生事故的仁义沟煤矿原设计生产能力3万吨，经过改扩建提高到9万吨。在朔方省煤炭资源整合中，被列为关闭矿井。

《发展道路报》驻朔方记者站站长常言，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重要人物，随时身系天下安危。因为经历过的事实证明，他的家庭稳定，经常影响着世界和平。

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两口子一吵架，这世界上就准有大事发生。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他与媳妇就报纸上屡次出现的“本报记者常言、本报通讯员李雪君”现象，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探讨。探讨的成果就是常言最后总算说清楚了那是报社新来的实习生，派给他来带着实习，很正常的工作关系，代价是他媳妇撕掉了若干张报纸。

第二天，常言从电视里看到了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还有三位记者同行遇难。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媳妇与他就“记者站开会发的那套进口化妆品，到底送给了哪个小妖精”为题，进行了面对面的切磋交流。最后常言拉来几个兄弟记者站的证人，才解释清楚了那套子虚乌有的“化妆品”其实根本没发，纯粹是青年报记者站为首的那帮家伙的恶作剧，报复常言不肯和他们同去喝酒。但后果是媳妇远距离投掷过来的电吹风砸坏了家里的电视机。

第二天，常言从收音机里听到纽约世贸大楼被撞的消息。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媳妇从常言的资料夹里发现一张陈年男女在香山的合影，就问他那女的是谁，常言告诉她那女孩叫李雪君，他在报社时带过的实习生，一起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媳妇又问旁边那麻秆男的是谁。常言大笑三声——那不就是当年的我嘛！媳妇听罢，又看看现在胖头大肚的常言，突然恼羞成怒，在常言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

在常言的疼痛中，大地一阵抖动。

汶川地震了。

常言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媳妇，吓得她许久没敢再挑起争端。

后来只要再吵架，常言也就有了独门暗器——“注意世界和平！”尽管媳妇不怎么把常言放在眼里，但对世界和平还是很放在眼里的，所以这办法居然也奏过几次效。

只是慢慢地，到后来常言自己也开始疑神疑鬼，觉得这婆娘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异功能，她的情绪真的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勾搭。理论上说，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天常言和媳妇在电话里拉家常，媳妇先是客气地问他一个人在朔方驻站累不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然后又循循善诱地抱怨：“你们报社也太不以人为本了，把你一人发配去朔方，害得本宫独守空房。”说到这里常言已经清楚了，这显然是要把自己诱导上犯错误的道路，就坚决不上她的当，故意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果然，媳妇开始教育他要独善其身，保持革命晚节，不要让朔方的哪个狐狸精勾引了去……

常言见路数不对，急忙把话题岔开：“我们记者部主任恁地可恶，仗着自己是学中文的，就瞧不上老衲的新闻专业，前两天还说新闻没什么学问，只不过是中文专业的一个分支。师太你给评评理，洒家哪一点不如他们……”

电话那头说：“依我看，新闻与中文，都是物理系的业余。”

常言彻底无语。这婆娘学的是空间物理，却是个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写得了程序、斗得过流氓的泼妇，不仅骂人能骂出“氧化钙”的分子式（ CaO ），还知道李白的《将进酒》，其实应该念作“枪进酒”，曾经从柳永的词里考证出这位奉旨填词的仁兄到底利用职权泡过几个妞——据称有名可查的有“虫虫、心娘、佳娘、英英、瑶卿、楚楚”等十几个。而且据此得出结论：千古文人，心里都有一个嫖客梦，均是些手无缚鸡之力却常怀叫鸡之心的虚伪家伙。

媳妇根本不搭理他的话茬，继续教育他：“刚到朔方，是不是急不可耐地回西州去了？是不是还在想当年的女同学？你一个人在外，要懂得慎独……”

慎独，这词就相当有文化。常言说：“还没有来得及回去呢，正准备过两天去看看，当年班上的校花，如今也不知长成什么样子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我知道你这家伙就没安好心！你给我记住，老娘生命里只有丧偶，没有离异！要是敢偷偷干坏事，小心杀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看见个漂亮的，眼里都能伸出手来……”全然不顾常言当年还是个中学生。

常言赶忙说：“小声点、小声点，后来不是看见你了吗？注意世界和平！美国和伊朗正叫板呢……坏了！”

常言的手机上跳出一条微信，群里有一个名叫“NEW 仙僧”的人报料：“平梁县仁义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被困人数不明。”

常言撂下电话，拎起背包，没头苍蝇般地向平梁县赶去。

三天后。

平梁县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仁义沟煤矿透水事故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县委宣传部长应君堂主持会议，县委书记章培民通报事故抢险情况——按规定，三人以下的事故由县里负责调查。

章培民说：“仁义沟煤矿的透水事故，共造成三名矿工遇难，六名矿工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派出得力救援队伍，经过七十二小时的抢险，三十六名矿工获救。这是近年来平梁县乃至朔方省煤矿事故中，抢险最及时、最成功，获救人数最多的一次。”

应君堂说：“在这次抢险中，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及时部署，县委、县政府措施得力，在上级的正确指导下，各部门团结协作，共同谱写了一曲抢救生命的赞歌。这次抢险，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以人为本、对职工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体现了各相关部门团结协作、大爱无疆的情怀……”

他接着说：“在过去三天的抢险中，来自省内外的新闻单位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抢险工作，我们对在座各位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现在，抢险工作已经结束，今天是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我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合作，但是——再不希望在这样的场合了！”

下面的记者们发出一阵轻微的笑声。

“请问章书记，仁义沟煤矿抢险结束之后，县里对下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有什么打算？”提问的是《朔方日报》记者吴世升。《朔方日报》是省内新闻界的老大，相当于朔方省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每次提问都排在第一个，而且吴世升的问题总是提得不温不火，恰好挠到领导痒处，每次都让领导表扬“这个问题提得好”——让人怀疑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章培民果然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上午，我们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对这次事故的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对查出的事故原因及时整改，对涉及的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刚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对仁义沟煤矿实行彻底关闭，封闭井口，从此永远停产！”

听此消息，下面一阵骚动，记者们互相交头接耳。

章培民接着说：“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想借此表达这样一种决心：尽管平梁县是全省的产煤大县，仁义沟煤矿又是县里的大矿之一，但是，安全为天，

生命大于一切。我们必须痛定思痛，壮士断腕，绝不能再要带血的煤炭，绝不能再要带血的 GDP！”

话音刚落，有人轻轻鼓起掌来。

紧接着又有几名记者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台上的煤炭、安监等部门负责人一一回答。几个问题过后，主持会议的应君堂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新闻发布会到了结束的时候了。记者们也都听懂了，有几个准备提问的纷纷合上了采访本，关闭了录音笔，性急的都准备站起来走人了。

偏偏常言不识趣，站起来说：“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据我们所知，仁义沟煤矿的透水事故已是今年以来，具体来说，是进入今年两个月以来县里发生的第二起煤矿事故，请问这是否暴露了安全监管上的某些漏洞？”

章培民听后皱了下眉头，向应君堂瞪了一眼。应君堂摇了摇头表示无奈。此前，常言已经多次举手提问，应君堂有意不点他的名。谁知道他这时候直接站了出来，作为宣传部长，又实在不好让他闭嘴。这皮球只好踢给章培民接下了。

章培民很不高兴，反问道：“你是哪家媒体的？”

“《发展道路报》驻朔方记者站，常言。”

章培民说：“原来你就是《发展道路报》的，我还有问题要问你，我们正式公布的事故死亡人数是三名，你们的报纸为什么写三人以上？记者同志，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你们要负责任！人命关天，马虎不得呐！”

常言说：“不错，人命关天，这正是我提问的意思。根据我掌握的材料，至少还有一名矿工下落不明。我非常希望能够证明这名矿工还活着，如果那样，我们会在后续报道中做出更正。如果县里要进行调查，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他的名字。”

章培民道：“我们注意到你说的那位叫辛孟林的矿工。经过调查，在矿工花名册和下井排班表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所以不能确定是否真有其人。另外我们很不理解，有些新闻媒体的记者，面对着三十六名矿工获救的生命奇迹不去宣传，却热衷于关注阴暗面，炒作负面新闻。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你们到底是为政府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

常言说：“事故发生后我到过现场，发现该矿入井管理混乱。不仅事故晚报了六小时，当班下井人数也是先后变动过三次才最终确定的。”

章培民有些恼了，带着几分怒气说：“你就不该违反规定，擅自到事故现场采

访，知道吗，你是在干扰抢险工作！”

听到章培民说他的采访是“干扰抢险工作”，常言也拉下脸来，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职责，什么叫擅自采访？依章书记你的意思，这次矿难死亡的三名矿工，难道是被我们的报纸给报死的？”

眼看双方快要戗起来了，应君堂忙出来打圆场说：“常站长，您提供的线索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定认真调查。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哥哥辛孟贵反映的，是不是真实情况，或者是不是另有其他目的。我在这里可以向常站长和各位记者同志透露一点信息，据我们调查得知，反映这一问题的辛孟贵，是一个长期上访户，此前曾多次到县上市里和省里缠访闹访，影响社会和谐安定。当然，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但权利也是有边界的，你的权利不能影响到别人的自由。对不对？同时我们也希望，新闻报道要多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这样才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不等常言答话，应君堂宣布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平梁县委县政府宴请参加抢险报道的新闻单位。常言在会上刚闹了不愉快，根本不想去，但是应君堂再三劝他和县领导坐在一起喝杯酒，缓和一下气氛。常言脑子一短路，就硬起头皮去了。

晚餐人比较多，县宾馆包间里摆了五桌。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简称“新人经光”的几家大牌媒体早就已经走了，根本没有出席。若不是这次透水事故中有三十六名矿工被救出，这种死亡三人以内的小事故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也不会登上他们的版面。那几位只是大篇幅地讴歌了一回抢救生命的奇迹，然后就打道回府了。新华社记者毕敬在抢险还没有结束时，就依照《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套路，写出了一篇《为了三十六名矿工兄弟》的通稿，场面描写得活灵活现。其实常言知道那兄弟根本没到现场，而是一直待在抢险指挥部临时成立的新闻中心。全体记者中，只有常言一人混到了井口附近，但是没采访多长时间，就被火眼金睛的警察和保安识破，请出了现场。常言有意在新闻发布会上搅局，也是在报自己被轰出现场的一箭之仇。

他亲眼看到，那位获救的矿工不仅没有像通稿中那样“含着激动的热泪”对章书记说“感谢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反倒是号啕大哭着骂道：“你们这帮黑心的煤老板，我们的命不如你们的煤值钱啊！什么你们把我救出来的——我就是被你们推下去的！”弄得在场的章培民十分尴尬。